

# TAIWAN YANJIU CONGSHU

台湾研究丛书

李纯青

台湾问题论集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李纯青台湾问题论集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 09 号

台湾研究丛书  
李纯青台湾问题论集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0.625 印张 2 插页 265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615—0870—0/Z·19

定价: 6.80 元

17676 8810

有胆有识 才调绝伦

(代序)

戴文葆

近代世界雕刻史上的大师罗丹，一位艺术评论家称他为“以石头为表现手段的思想家”。他的独特的作品中有两件令我极为叹服：一件是青铜的壮年男子沉思的坐像，右手托着下颏，双眉紧蹙隆起，肌肉似乎颤动，躬身默视着脚下。这个情怀激荡的形象，题名为《思想者》。另一件是用白色大理石雕刻的美丽而纯洁的少女头像，她低头深思，那忧郁的目光和紧闭的双唇，说明内心思绪起伏，题名为《思》。这都表现了一代大师对人类的理解和对精神世界的体验。40多年来，每当过访李纯青先生，聆听他的谈论，或是拜读他的作品，常常使我不禁想起了罗丹杰作的蕴涵。这当然是指显现的神采。他越是临近人生之旅的终点，我感到他愈加深沉地为祖国而苦苦地思索着，他的作品中充满着焦虑不安的积极的思考。

李纯青先生是台湾省台北市人，1908年出生于祖籍地福建省安溪县。闽、台两地都有家。祖父、父亲、伯、叔都是台湾籍，他在台湾度过了童年。由于不愿作日本帝国的臣民，他拒绝申请台湾籍，从此来回于海峡两岸。1933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市政系。1936年1月告别台湾去日本留学。“七·七”事变发生后，9月初购得回国船票，只身来到香港、广州。正苦于人地生疏，旋应范长江之约到

了上海。长江把他领到《大公报》胡政之老板办公室门前，便闪在一边，教他迳自入室应试。长江只听得房里“瓦打苦兮”不已，原来胡老板用日语口试，一问一答；又当场笔试。长江见他从容而出，还捏一把汗，他却已被录取主持日文翻译了。以后逐步成为社评委员、主笔。报社虽为是非之地，但属信息总汇，是观察家、政论家、思想家者流修鳞养爪之所。范长江不久拂袖而去，李纯青成为他留赠给《大公报》的至宝。

人的聚散分合，其机缘不可思议，我未想到入世之初能和沉潜思辨的学者同事几年。1946年暮春，我奉派到了上海，在朱葆三路已装修了门面的《新华日报》不准出版，沈钧儒老先生把我介绍到冯亦代同志主持的《世界晨报》工作，不数月又被当局逼迫停刊。蒙章靳以、萧乾教授的提携推荐，写了几篇论文被《大公报》采用发表。一夕，王芸生先生召我到报社谈话，又适逢胡政之先生刚从南京归来，胡、王二先生以“养士”相期许，当晚留下来编报，午夜过后，我还满头大汗。那时我才出校门年余，要写论文，写社评，弄得不好，如年轻婆娘学扎脚，又臭又难看。我深知论年齿，论公谊，我都是后生晚学，幼稚浅薄，除了认真读书、观察社会、体验人生之外，应时刻留心向周围同事学习，要经常向前辈请教。如得指点，哪怕一言半语，也会受用。纯青先生便是我不时前往讨教的一位。他不是个善于侃侃而谈的人，但向他提出问题来，他总是谦和地讲解。

他的报刊文章，尤其是用笔名发表的作品，汪洋恣肆，结构异常，小标题奇特，出言吐语不同流俗，有些辞句古朴而又有生气。庄周《天下篇》尝言为文有三种方法：“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他好像得其三昧，晚年在小报上发表的随笔，把这个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虽然是个作手，却没有得过“人之患”的病。问他怎么写文章，他说没有研究过文章作法。他的座右铭是：什么名著都不可模仿，也不能模仿。你的东西应该是你的东西，素其位

而行，便是真善美。他的想法归结为几条：写事实，没有事实则不知所云，他相信章学诚所说，必“文欲如其事”。必须有自己的见解，不但要使文章有个性，而且要使自己所写的文章每篇都有它的个性。主题应表现充分，结构要像一张图画，辞藻要清新，要合身；再就是用感情说道理，既有法，又有情，才能写出文情并茂的作品，产生磁铁般的力量，把读者牢牢吸住。他要求清新的美感，主张修辞立诚，有正义感。满脸涂上胭脂，就会变成西红柿。他要求记者、编辑应该有感情的修养，同时要有知识的积累。1947年前后，他在报社还主编《时代青年》副刊，平均每天均收稿10篇上下。这只是一个学生或知识青年的园地，篇幅虽小，却也呼风唤雨有雷声。他用“公孙何之”的笔名，讨论“死的秘密”，指出死不可怕，但不该以他人之死为乐。生有限，人该立志勤勉做事；死有限，死得其所则其人虽死犹生。又探讨“人是何种动物”，指出那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已经发现自己是“人”，久已失踪的“人”找到了。他在小小的周刊上不断讨论一些青年问题，“结论必碰到不能碰的地方，政治就是最恐怖的一关”。又举行过两次时事测验，以窥民心向背，“但在第二次测验未了几天，编者收到近3000封答案相同信封相同显然是有组织的函件，发信地点三处，有一处一位读者来信告密，说答案是奉命填写的”。他在《回顾本刊一年》（1947年12月29日）中说：“一个青年刊物不能站在时代前面，何等痛苦！”我从这一块园地上看到的，就不只是文章家，不只是一介书生而已。这个副刊不久也被当局扼杀了。以后逐渐知道他用假名写了不少文章，主要在《中国建设》、《世界知识》及其他报刊及半公开刊物上发表，常常改换笔调，变更假名，原稿防检而另抄，在宣传战线上日日夜夜以笔为矛，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战，不只是素为人知的日本问题专家，而是关心国事天下事的政论家。关心国事有罪，他有一次仍受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的追查，幸得《中国建设》发行人王艮仲先生负责担保，始免于祸。

纯青先生笔耕50余年，已发表的文章散诸四方。他服膺马克

思要对得起科学良心的教言，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去阅读很多的材料。在大学读书时，研究“什么是封建”，用去了4年学习的大部分课外时间。1948年，为了写一篇中国哲学书评，几乎把所能买到的子书，阅读了一遍。他不同意一部分宣传品干巴巴的文风，他说有多少人一直在写无情的文章，进行无情的宣传。“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几十年之后，许多大作小评，还存在着七点九九九股。稍微逸出八股一步，便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资产阶级文风。”天津解放后，他和宦乡等主持《进步日报》编辑部工作。他在《悼念宦乡》一文中说，宦乡认为报上新闻太少，设法选用其他解放区电台广播的新闻，不料却受到了批评。“在言论方面就更难了。”他说：“我每夜写一篇社评。不得超越规定的见解，写得词穷意尽，十分苦恼。”到了难忘的1957年，社会空气那样紧张，在一片起哄吼叫声中，他还为新闻界几位知名人士仗义执言。其结果呢？在他笔耕50多年中，大抵空白了20年。在1959年，曾对心爱的藏书进行了犁庭扫穴，大批卖掉烧掉，想来一个绝圣弃智，彻底消灭灾祸的根源——知识。到了大革文化命之年，与陈翰笙先生等同坐在一间冰窖般的牢房里。空白了20年，也不一定是坏事。及至历史翻了新页，完“笔”归李，宝刀不老，写出不少跌宕传神、感慨生情的文章，有宏论，有漫语，入世愈深，见理愈透。我每在报刊上看见，觉得精深博大，气度恢宏；有些短文，则驳繁以简，谐笑讽刺，也含点睛之妙。个性未因尘世改，论事行文更精进。报人晚晴，夕照满天，映照出思想家的妩媚丰采。

他认为自己虚度半生，经历平淡，交游不广，见闻有限，不敢写回忆录。50余年笔耕生涯，个人生活只在纸上留下一些雪泥鸿爪。他搜集旧作，冷饭热炒，加添佐料，编为《笔耕五十年》，尚待付梓。我回想历年所见纯青先生作品，窃以为有两个特色可堪注意。

其一是标新立异。他的研究工作，首先以日本问题为当行。从金融资本即由财阀开始，由基础到上层建筑。亦即研究金融资本之

前,先研究产业,研究日本的工业。他认为,从日本工业的原料、市场、生产水平,可以论断日本对外政策,了解日本军事力量。从财阀的发展和现况,即可了解日本政党的背景,政治主张及其活动;又从日本政党及其外各派政治力量,例如军阀、重臣、朝野各种政团,可以了解各种政治人物,把他们的面貌及灵魂勾画得维妙维肖。反过来,又可以从这些政治人物的叫嚷跳踉,来观察他所代表的势力的动向。他的处女作《日本兵为谁而战》,就是依着这个理路写出的。其中观点冒犯了当时流行的论调,说财阀是温和的、不要战争的,中国可以跟财阀勾搭,找到妥协的路道。而后又触及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他评日本经济崩溃论,那时认为中国为农业社会,不怕持久战争;有人估计日本经济不出6个月便崩溃了,至多维持1年。凡主张不会迅速崩溃者,便有左袒日寇之嫌。他却从日本战时经济的特点去分析,认为距崩溃边缘尚远。他遭到洋洋数千言驳斥,但坚信自己看法。其后战争继续下去,南进北进又是新的论题。1940年他在香港写了几篇文章,都肯定日本不会北进,一定南进,预言时间都在日军登陆越南海防之前。论点还是以日本工业的实际作为判断的依据。而后论述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战术,几乎每个重要战役,都及时给读者描摹了战事的轮廓及其归趋,判断大致无误。他还说:“我认为标新立异这句话合乎逻辑,既然要标新,就必须立异。”他的研究工作,他的写作生涯,都应作如是观。限于篇幅,不能多罗列例证。

另一是勇于反思,反思中仍立意求新。亦即学梁启超,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他晚岁整理旧作,分类辑集后,若干处附以“新话”,或为交代写作背景,或为对问题进行反思,提出新的见解。前人辑文,本有晚年论定一说,但像他这样类集而另写“新话”,尚属创举。他对1938年8月自己所写《日本反战运动的归趋》一文,不仅所说的反战和一般说的含义不同,并承认对日本革命的估计也太乐观,实际上对左翼和广大人民的力量不太了解,对日本人民革

命的兴起，作了不切实际的奢望。他在东京读书时，见到《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当时这部丛书代表绝对正确的理论，他力求能对日本一切问题的分析都与“讲座派”保持一致，一致就意味着“正确”。究竟对日本社会性质怎么了解，日本法西斯与德、意法西斯怎么认识，到1954年为世界知识社写成《日本问题概论》时还在认真思考。这本书的前半部，他承认大体是他研究和写作的系统记录；战后部分只是应编辑部的要求，机械地杂凑一批材料，没有很好的消化，自认有许多舛误。日本小林信先生把这本书译成日文，还向他指出，说它引用共产国际1932年《关于日本形势和日共任务的纲领》中说明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一句，在原文中查不到。那是库西宁报告中的大意，他只有表示感谢。1979年底，岁暮云暮，他到政协礼堂听日本大平首相演讲，后在《世界知识》撰文称：“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我曾经认为日本先天不足，资源贫乏，前途至为黯淡。而今，目击大平首相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代表，走到中国听众的面前，我为判断错误深感惭愧。”他强调指出：日本经济繁盛的秘密，就在“善于开发‘头脑资源’”，“尊重科学知识”。晚近对于日本问题的研究，他觉得似乎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是从战略考虑，将来日本和中国在军事上会发生什么利害关系；另一是从经济上着眼，未来两国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在科学大发展的时代，需要超前研究。他曾说过，闽南人有一句俗话：“你这个人凶恶得像倭一样！”战略问题就是要研究各自可能所处的地位。1984年8月，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成立时，他出席讲话称：“在中日两国漫长的友好历史中，……不应该回避那些不幸的、不愉快的中日关系史实。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应该承认历史，承认事实。但是我们记述和研究这部分历史，要为中日友好服务，是所谓殷鉴，叫后代人不要重蹈覆辙。……客观现实要求中日两国必须共存共荣——真正的共存共荣。”他看问题都比较细密，带有两点论。坚持个人意见而又服从真理，勇于回顾反思，

敢于反对教条主义。他在一篇“新话”中说：“现在看来，革命的概念，各国无产阶级的实际，世界各民族的特点，都是很复杂的。僵硬的教条理论，并没有为历史发展所证明，也不能解释数十年来不断发生的新形势和新问题。”这也就是他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些年来，他的视野仍然是开阔的，高瞻远瞩，无论长篇大论或是即兴短文，大都掷地有声。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四十而不惑》一文，冷静地思考，明澈的目光，“愿历史给我们洞察未来的智慧，一个国家没有永久的敌人，友好关系也不可能是万年。”语重心长，令人吃惊与佩服。1989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论文中说：“爱国是五四运动的起点，也是当时第一个目标。”呼吁“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打倒孔家店，实际也就是反对专制。我们仍然需要继承民主的口号，发扬并完善民主制度。”“请中国人深思，……让中国大地变成伟大的科学王国，变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国家；变成统一富强名副其实的大国。”他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空前未有的伟大时代。不管叫历史的第几个浪潮，或称第几次产业革命，今天科学上帝静悄悄地每个国家、每个家庭、每个个人的生活，都卷进无人知晓的波涛大海之中。”“科学大军正在攻打宏观和微观大大小小的无穷世界。未来主宰地球的主人公将对地球上一切最神圣的原则翻腾一过！”他唤起人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记忆，不要出现殖民地思想残余，十分担心不可能接受历史教训。日本的侵略是给中国人的“教育”。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甘心落后。在《四十而不惑》这篇名文中，他心绪如焚地考虑到明天，希望“中国人民应有自知之明”。深感过去“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残酷斗争关系，至少是互相鄙视与无视”。“每个人都要背诵大多数人都难做到的教条，因此人们便口是心非，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养成一种言伪而辩的社会风气。”他惊呼：“抢救民族道德，这是我国、今天中华民族发出的紧急呼号。”在谈到写文章问题时，他兴奋地伫立而望：“一个健康兴旺的国家，应使人人都有机会发表不同的

意见，争取‘论政若诉冤’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从这点说，出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坚持写出自己的见解，这种人是非常爱国的，应给予尊重。”出自科学的良心，想望的感情多美！

这几年，先生尝言，入世愈深，愈觉得为人处世之难；也正因为入世愈深，先生的思路愈宽愈活。他在港报与陈立夫探讨中国文化，谈到乾隆皇帝集合文人编纂《四库全书》，“中国的八万卷书没有给世界带来新的东西，而英国发明一个蒸气机却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纪；推进人类文化前进一个时代。”他还说：“我仍然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科学与民主，我们绝不能从五四运动提出的口号前向后转退。中国文化有其值得自豪的地方，必须发展继承。我们也更需要从世界文化的宝库中汲取营养，与时代同步而发扬光大。”他在纪念五四的论文里即已批评儒家：“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孔子有现代民主思想；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但是儒家学说被王权政治利用来束缚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和谋求进步的思想，它挤干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使千万庶民在帝制威权之下，屈服为精神奴隶，这一点，儒家不能辞其咎。”他对于学术问题想得很多，指出论述国际问题时常以西方社会为模型，马克思主义著作所论述的大部分也是西方的典型的社会。实际上，东方历史和西方历史大不相同；东方各国的历史也各有其很不典型的特点。套用某些原则去分析不同的社会，或完全用西方的眼光去观察东方社会，实在有点勉强和困难。他说东方史学大有可为，应该大胆研讨，关键在于反对教条主义。他对于人类历史的偶然性的思索，也是有胆有识的表现。通常说必然性指由事物本质规定的联系和发展趋势；偶然性服从于现象内部蕴藏着的必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在哲学史上，对必然的认识使人们挣脱了神的羁绊，并不是为了排斥事物发展进程中曲折丰富和生动活泼的内容。许多年来，我们在认识上驯顺地接受关于必然性的解释，而把偶然性似乎视同灾异或邪说。这种思考，在他关于日本北进或南进的预测中已露

端倪。他提到日本南进也走过曲折道路，决定对美国开战的因素也很复杂，因而他特别强调称：“决定重大事件的微观因素是测不准的”。他说：“我说的微观因素有各种各样，包括掌权人物的个性，领导人意志的出尔反尔，莫测高深。”不但普列汉诺夫研究了偶然性，罗素在他的《自由与组织》序言中特地提出了偶然性在历史天秤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纯青先生读了诺伯特·维纳的著作感到震惊，书中说：“偶然性是宇宙本身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偶然性已经成了“物理学的全部基础”。纯青先生在《四十而不惑》中特辟一节申论历史的偶然性，其它专论尚未之见，不敢不懂装懂，抄两段警句以见一斑：“必然论曾给我们以巨大的力量，也给我们葬送了活力和生机。我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要从命运注定无可奈何的宿命论和天堂必然到来的懒汉人生观中跳出来，学习日本人认真钻研、勤劳节约、艰苦奋斗的复国精神，防止和摘除偶然的错误，纠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不正之风，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光辉的未来。”我感到哲学问题讲到这个地步是够沉痛的了。

纯青先生一生的事功，我全不了然。解放前相知仅短短几年。其后南来北往，从未接触过。1965年间邂逅谈家芳夫人于朝阳门内大街，才稍知纯青先生生活简况。不一年，“狂飚为我从天落”，大家都在红海洋中遭到没顶之灾。我完全不知他被抄家二度，身陷冰室。待到新时期阳光普照，我劳碌如昔；偶尔对他作过礼节性拜访。有一次登楼拜望，他又向我讲了辛勤治学的经过，还兴冲冲地从内室检出许多很有情致而意在言外的花边文章，我没有说话，内心感到悲哀，这样的作家竟只能在儿童乐园的滑梯上做游戏！他在新闻界、学术界是卓有令名的前辈，我平庸浅陋，力不足以窥先生学术堂奥。但我相信学术思想史上将来会有他的名姓。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李纯青近半个世纪中有关台湾问题的论述的精选,其中既有关于台湾历史、经济、政治的系统研究,又有对台湾时事的评论,对我国对台政策的阐述,还有对台湾故乡、故人的采访和回忆。特别难得的是,他在40年代曾亲历台湾光复的过程,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这本论集,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有历史文献价值。

# 目 录

|                     |     |
|---------------------|-----|
| 有胆有识 才调无伦(代序) ..... | 戴文葆 |
|---------------------|-----|

02

## 一、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

### 光辉的史页

|                         |      |
|-------------------------|------|
| ——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周年 ..... | (1)  |
| 马关条约五十年感言 .....         | (4)  |
| 中国必收复台湾                 |      |
| ——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 .....      | (7)  |
| 再论关于台湾问题                |      |
| ——读《美国的战后设计》 .....      | (10) |
| 对国际托管制的见解台湾光复采访录 .....  | (13) |
| 台北散记 .....              | (16) |
| 在爱国热潮中访问台湾全岛 .....      | (22) |
| 米仓闹米荒 .....             | (31) |
| 残破的工矿业 .....            | (35) |
| 台湾的将来 .....             | (39) |
| 认识台湾同胞 .....            | (42) |
| 台湾产业资本概况 .....          | (45) |

## 还我台湾

- 纪念中国在台湾受降十周年 ..... (50)
- 纪念台湾光复节 ..... (55)
- 在首都各界纪念台湾光复四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 (58)

## 二、统一与对话

- 驳斥关于台湾问题的谬论 ..... (60)
- 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 (64)
- 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 (67)
- 我参加了欢迎会 ..... (71)
- 向台湾当局说几句话 ..... (80)
- 漫谈有关台湾问题 ..... (84)
- 可休的争论 ..... (89)
- 谈祖国统一问题 ..... (92)

## 悼宋斐如 ..... (94)

### 纪念钟理和

- 在纪念钟理和座谈会上的发言 ..... (95)

### 无法投递的讣文

- 悼念台湾老人苏新 ..... (97)

### 台湾老人又弱一个

- 悼念陈文彬先生 ..... (100)

### 无名英雄之碑 ..... (103)

### 《阮台湾》歌谣集序 ..... (107)

### 乡关何处是 ..... (110)

### 彩云归

- 从“返乡探亲”谈起 ..... (112)

### 三、“二·二八”起义

|                      |       |
|----------------------|-------|
| 惊闻“二·二八”惨案·····      | (116) |
| 台湾民变真相钩沉·····        | (119) |
| 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八周年····· | (123) |
| 纪念“二·二八”起义十周年·····   | (127) |
| 序《历史的见证》·····        | (130) |
| 我的发言                 |       |
| ——纪念“二·二八”四十一年·····  | (134) |

### 四、台湾历史

|                   |       |
|-------------------|-------|
| 高山族没有建立过国家·····   | (138) |
| 中国开发台湾迟缓的原因·····  | (142) |
| 荷兰侵占台湾时的抗争·····   | (150) |
| 郑成功的历史地位·····     | (159) |
| 清朝统治与反清起义·····    | (167) |
| 台湾民主国和武装抗日斗争····· | (173) |
| 反日运动的两条路线·····    | (181) |

### 五、台湾经济

|                 |       |
|-----------------|-------|
| 台湾经济的社会性质·····  | (192) |
| 台湾工业怎样发展起来····· | (198) |
| 台湾私人资本的兴起·····  | (205) |
| 台湾官僚资本的特点·····  | (211) |
| 台湾的外国资本·····    | (219) |

|               |       |
|---------------|-------|
| 台湾经济升级问题····· | (225) |
|---------------|-------|

## 六、台湾政治

|                  |       |
|------------------|-------|
| 蒋家王朝的終了·····     | (231) |
| 对国民党统治台湾的评估····· | (238) |
| 台湾化的内涵·····      | (244) |
| 台湾的党外势力·····     | (251) |
| 什么叫自决·····       | (254) |
| 台湾“独立”问题·····    | (259) |
| 台湾前途展望·····      | (270) |

## 七、附录

|                   |       |
|-------------------|-------|
| 有关台湾历史的笔记·····    | (279) |
| 有关创作台湾题材小说的信····· | (287) |
| 《望台湾》绪言·····      | (304) |
| 《台湾问题研究》后记·····   | (310) |
| 李纯青生平·····        | (317) |
| 编后·····           | (321) |